

# 走马上任

黎晶等

的頂點

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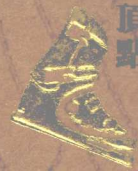
柳一凡給自己說  
計的也是這樣的路

可是縣長却是他

到「書記」最後從市政協副主席位置上退

由縣委辦公室「主任」——副書記——縣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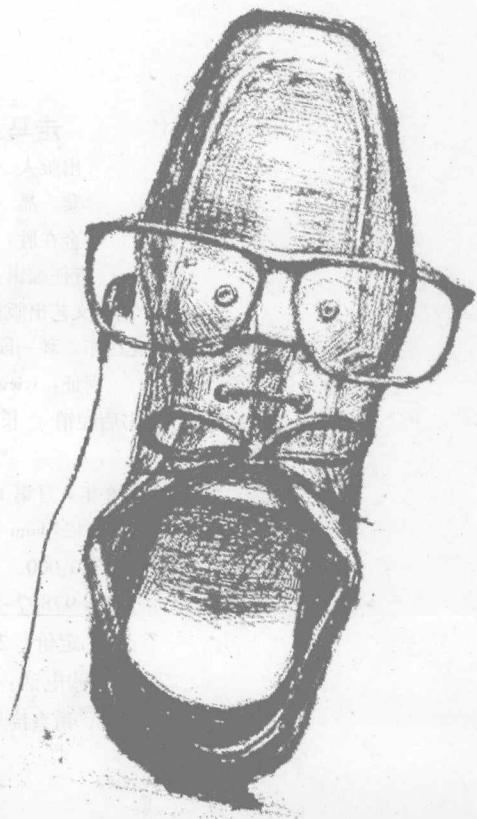
沒有催文庫就沒有柳一凡的今天 催文庫



湖南文艺出版社

# 走马上任

黎晶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马上任 / 黎晶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中国新写实小说丛书)

ISBN 978-7-5404-4111-1

I. 走… II. 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506 号

## 走马上任

出版人 刘清华

黎 晶 等著

金在胜 编写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300,000 印数: 1—12,000

ISBN 978-7-5404-4111-1

定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 录



## 走马上任

黎 晶

001

四个月过去了，秋旺书记居然没有给蒋公理派活，县委班子也没有分工，只有县委办王主任转达了秋书记的旨意，让蒋公理了解县情，看来是把他当作来贫困县挂职锻炼的了……

## 升迁

李治邦

049

转天，张升迁被刘市长的秘书带着进了市长办公室，刘里部叫秘书离开。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刘里部看见张升迁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什么画……

## 县长柳一凡

胡学文

086

崔文库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副书记、县长，到书记，最后从市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柳一凡给自己设计的也是这样的路，可县长却是他的顶点……

## 分户改造

孙春平

132

市委设部委办，部委办又设各处，那部委办才是正儿八经的处级机构呢。所以他一开口，不称张处长，也不称张科长，而是叫小张，既透着早已相熟的亲切……

## 局领导

于 卓

178

这会儿局领导正在门口伸懒腰呢。局领导伸懒腰，跟人不一样，局领导是这样伸懒腰的，先把两只前爪子挺直了，滑着伸出去……

## 目 录



谎言

王大进

219

秋天的城市，气候宜人。也许更重要的是W处长心情特好，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就到了单位。打开办公室门的时候，他看看隔壁科室其他的人都还没有来……

民选镇长

阎刚

238

这一段时间，吴新基本是县委、政府大院的常客，那些个勤勤人员见吴新在走道里走，就主动靠在边上，细声软语地向他打一声招呼……

女招商局长

史生荣

268

事到临头，市委打来电话，说市委副书记带市组织部的人要来考察县领导班子，县里只好又紧急通知，四大班子原地待命等候……

局长家的“台风”

孙春平

323

被淘汰的那两位女士仅看外在条件，都不比顾晓烟差。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那只乾隆年间笔筒的作用。但后来听说，另一个女生面试前还送了主管人事的副局长现金呢，那位副局长会上都跟邹林峰拍了桌子……

## 走马上任

黎晶

哲学博士蒋公理坐在省委大楼宽大的玻璃窗前，双手托住下巴，眼睛盯住楼外大街上川流不息的各色汽车，嘴角闭了又闭，嘴巴合了又合，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还是笑出了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认死理，钻牛角尖，一根筋的倔驴，居然也能当上个县级领导，虽说女为县是全省最穷的山区县，但派到那里任县委副书记也算得上是祖上积德，伯乐慧眼。老爹一辈子的清廉做人，为人师表的学风风范，祖宗三代的修行，坟地里才长出这棵挺拔葱绿的蒿子来。俺蒋公理无愧是这棵多才多艺的好苗子，他心中得意，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听说这女为县有一条流经全县的河流叫男儿河，女为县，男儿河，很浪漫，这里一定有很多奇异的传说吧。

蒋公理大学毕业后，没有听从老爹的意愿，坚决不干教书



匠，三代教育世家到他这辈算是打住了头。蒋公理的学习成绩在全研究生院里拔尖，毕业论文选题、论点独特，被省委政策研究室挑中，进了省委机关，圆了他一直想从政的理想。一晃几年，省委大院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博士是个出了名的杠头。

有人说他狂妄自大，有人说他才华横溢，有人说他个性张扬，还有人说他是块好钢，只可惜棱角太利，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蒋公理听罢一笑，照样地我行我素。什么叫过于显露，露出来的就要技压群芳。你倒是不露，扒去你的裤子，只看见白花花的两块屁蛋儿。要不如此，遮丑布一盖，别人还认为他的屁股是一个整块的，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气人有，笑人无。

蒋公理时时感到父亲为自己起了一个好名，他自豪！公理，真理的化身，天降大任于斯人。自己命该担当起这公理的公正。

省委组织部青干处长找蒋公理谈话，省委书记在《理论与实践》杂志上看到了蒋公理的大作——《党的领导权力的分配关系——三论民主集中制》，御笔钦点到女为县任职。省委书记委托青干处处长临行赠言：一、人不能没有棱角，否则就不是你蒋公理，但棱角是橡皮的，该软软，该硬硬，要把握尺度。二、做事要讲究策略，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该屈屈，该伸伸。三、多向工农干部们学习，理论与实践有距离，有时正确的理论不一定就能指导实践，要学会引导。

青干处长将省委书记的话引申了，他解释道，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这是个哲学问题，道理你蒋公理当然清楚，但不一定就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他引经据典，搬出了老幼皆知的“韩信胯下之辱”，不就是从裤裆下爬过去吗？耻过就荣，成了统领三军的大元帅。

蒋公理认真起来，省委书记的临行嘱托被忘在了脑后。他冲着青干处长抡圆了进行反击：什么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韩信的胯下之辱，在我蒋公理这，不！应该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队伍当中，决不允许存在。我们的革命先辈，在渣滓洞就可以写自首书？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受一时之辱，出狱后仍旧可以干革命工作，反正目的达到了。《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眼看着红旗就要插满山城，只要他的双腿一软，卖主求荣，解放了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官，去建设新中国。

蒋公理满嘴吐星，青干处长目瞪口呆，任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青干处长隔着窗户看着蒋公理挺拔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书呆子，简直不可救药。然后，全身陷在了深深的沙发里。

蒋公理走马上任的当晚，夫妻俩谁也睡不着，丈夫仍旧沉浸在喜悦之中，盘算着将自己的才华如何在那么广阔的天地中释放。而妻子却是放不下夫君的牛脾气，唠唠叨叨地嘱咐了一夜，什么万事不如东，累死也无功；什么官大的表准，讲了一大堆道理。蒋公理不解，他问媳妇，为什么官大的表就一定走得准呢？那要看表的质量，而不是看谁的官大！媳妇轻轻敲打着老公宽大的额头说：瞧你这德行，博士爷连这都不懂，还想在官场上混？臭！

妻子把被子往上拽了拽，她告诉他，这表的事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最后发起反攻，坚守在坑道里的团首长向营连长们下达作战命令，团长说，现在是晚上八点，明天早晨八点开始反攻，现在对表。

二营营长的父亲是位红色资本家，入朝时将心爱的瑞士名表“劳力士”送给了儿子。团长的表是苏联产的大三针，他的表整整比二营长的手表慢了五分钟，无论二营长怎么抗争，当然是团长的表准了，没有办法，全团都按照团长的表对了时间。



第二天早上战斗打响了，阵地上一片沸腾，该团的阵地上还是一片宁静。官大的表准？耽误了战机，又有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蒋公理恍然大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那块已经发黄的“劳力士”手表，那是岳父大人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他就是那位二营营长，原来如此，到现在女婿才理解老泰山的真正用意。今天，让她媳妇说破了。

女为县委常委会议室里，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用山榆木做的长方形的会议桌，漆皮脱落，没有光泽。桌子的裙边上还喷着红漆，隐约可以看到印有女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

蒋公理坐在桌角边，习惯地用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伸出去的手什么也没有触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装上了隐形眼镜，一身的农民打扮，脚上还穿了一双圆口布鞋，那是老丈人送给他的，让他少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现在他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静候县委书记的接见，心里觉得有些冷淡。虽然还没有见到那位农村车老板出身的县委书记，可他已从心里开始佩服女为县领导的文物意识。他又抬起头来，北墙上挂满了锦旗和镜框，这与大山外边的世界隔离得太遥远。蒋公理站了起来，他停在一块发黄的镜框下，那里面居然镶着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奖状，是奖给女为县“农业学大寨”的。他依次看下去，这是女为县的光荣史，它就像男儿河边上的界碑，记录了流域的政治沿革与历史变迁，说不清是厚重，还是缥缈，幸福还是苦涩。

会议室门开了，一群人簇拥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来人皮肤洁净，眉目慈善，宽宽的嘴唇老实忠厚，一件淡青色的半袖小褂稍稍瘦了些，那粗壮的胳膊和隆起的胸膛将衣服撑得紧紧地，似乎仍在向人们展示着他的出身和过去。

他就是女为县委书记秋旺，浑身里透着秋天充满的红火。蒋公理连忙迎了上去，他伸出细嫩的手尽力表现出谦虚和真

诚。没有料到，却被秋书记伸过来的大手握得生疼，博士咧了一下嘴，还好，没有叫出声来。他下意识地看了看书记插在裤腰间上的左手，看一看手腕上的手表。

“劳力士”，金光灿灿满天星。  
蒋公理连忙将自己的左手压在了右手下面，挡住了自己那块从未辉煌过的“劳力士”。

秋旺书记说话了：好哇！省委给我们派来一个“讲公理”的博士来，女为县热闹了，咱们县委可是咱们这三十万小县百姓们讲公理的地方。你来了，要去和百姓们讲公理。听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小蒋同志愿意抬个杠，那好哇，咱男儿河流域几百个村庄正需要像你这样具有雄辩才能的人才呀！但这杠头决不能抬到咱县委来，县委只有一个中心，要做到添柴别添乱。

大家都笑了，一把软刀子捅得蒋公理心里不是个滋味，这头一枪，让他尝到了下马威的厉害，这赶马车出身的书记不仅会使弄牲口，要弄个人也在这谈笑之间。“车、船、店、脚、衙，不杀也该押”，这句话一点不假。

蒋公理在大家的笑声中卡了壳，红了脸，没了电。他好胜、好斗的性格在这帮陌生的人群当中突然就失去了棱角。

蒋公理低下了头，将日记本掏了出来，样子还是要装的，还可掩饰一下刚才的狼狈相，他从骨子里开始看不起这个叫秋旺的书记，尤其是送给自己初来乍到的见面礼，是那樣的烫手、刺心。蒋公理甚至开始讨厌自己的这位上司，外表朴实忠厚的“农民”。几天来，兴奋的情绪也被这位顶头上司的奚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秋旺书记开始了他的接见训话，蒋公理一句也听不见了，日记本里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四个字“沉默是金”。

四个月过去了，秋旺书记居然没有给蒋公理派活，县委班子也没有分工，只有县委办王主任转达了秋书记的旨意，让蒋公理了解县情，看来是把他当作来贫困县挂职锻炼的了。

蒋公理可是红头文件正式任命的女为县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还特意指定他分管经济工作。也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借此机会跑遍了女为县的山山水水。

年底了，全县经济工作分析会就要召开了，蒋公理第一次有了正差，让他在影剧院主持千人大会，秋旺书记做工作报告，报告的定稿要按程序经县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秋旺书记的报告由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通读了一遍。

这里和省委研究室完全不一样了。一个调研报告、文件出台，研究室主任一念完，处长们、科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高见，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用法都会争得面红耳赤。等大家畅所欲言够了，再没有人蹦出来唱对台戏了，主任归纳整理了众人意见，完善了材料，每次呈报上去，省委都十分满意。

这女为县的民主集中制倒过来，秋旺书记第一个发言便定了调子。然后，县长、副书记、常委们依次顺着秋旺书记立起的竹竿往上爬，谁也不敢另起炉灶，大家都是一个声音一个调。

秋旺书记经常说，县委不许有杂音。

蒋公理几次想蹦出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主要是想陈述一下理论上的和观念上的，他从不挑字眼，文字把关是县委办的事，可是张了几次嘴，都被对面坐着的县委办王主任看了出来，每当秋旺书记转脸的时候，王主任冲着蒋公理一个劲地摇头暗示。

蒋公理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看看日记本上写的

“沉默是金”的四个大字，欲言又止。嗨！不说话不见得就算赞成。

没想到秋旺书记却点了蒋公理的大名：小蒋呀，你可是省委专门研究政策的，又是什么博士硕士的，你也喝了咱男儿河的水半年了，也算是男儿河的汉子了，全县的乡镇也都跑遍了，你说说，我这报告关于农民收入的升幅比率是否准确呀？

蒋公理脑袋一热，心里有了激动，秋书记终于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一高兴嘴上一下子就少了个把门的，这话没有在嘴里翻炒一下，生着就溜了出来：书记，你是让我讲真话呢？还是顺着大家唱的调子引吭高歌呢？

蒋公理杠头的棱角冒了出来。

秋旺书记的脸一下子耷拉了下来，常委会议室里的空气立刻凝固了，所有的常委都将目光死死地盯住了秋旺书记和蒋公理副书记。

秋旺书记的脸色瞬间就恢复了正常，他笑容很深：小蒋书记，发言就要讲真话，你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讲真话？咱女为县可不是我秋旺一言堂，你也听到了，大家发言多热烈嘛。

蒋公理出手就无回头箭，这也是对女为县百姓们负责嘛，他索性就来个竹筒倒豆子。

蒋公理说：既然书记这样的开明，恕我直言，我不同意秋旺书记报告里的关于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当然，这差错来自统计部门。这种统计方法应该说不科学的，没有把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反映出来，如果县委在这种极不客观的数字基础上决定我们的农村政策，农民是要吃亏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积极性就要受到挫伤，农村的整个社会形势就会出现不稳定。

蒋公理看了一眼对面的王主任，他的脸上已渗出汗珠，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蒋公理来了情绪，喝了一口水，亮了亮

嗓子。

蒋公理说：拿临河乡丰营村的情况为例，该村四百户，一千二百八十口人，其中80%的农民以种玉米为生，剩余的20%中，有15%的从事运输业和眼镜加工行业，再剩下的5%，是那些五保户、呆傻户，全年几乎没有收入，应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按秋书记的计算，今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三千二百元，如果丰营村减去20%，那就是变成了三百二十户，九百六十口人，再乘上三千二百元，那就是三百零七万二千元，这是丰营村全年种地的农民总收入，而丰营村上报的数字也是三百零七万元，也就是说还包括了刚才没有计算的20%。

蒋公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做了统计，那15%的个体户是村子里的富裕群体，他们的年收入是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元，占去了全村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换句话说，以种玉米为生的九百六十口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六百元。丰营村在全县很具有代表性，那么县委年终的经济分析就出现了问题，农民收入的虚数水分就大了，农民要骂娘的。

秋旺的脸红一阵、紫一阵，全县的实际情况他不是不清楚，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个统计方法。当然，数字里过多的水分是不能往桌面上摆的。

蒋公理说：过去农村工作习惯于抓典型带中间，也叫做抓两头带动中间，即抓先进和落后的两头。现在我认为，农村工作应该掐头去尾，把工作的重点放在80%的中间，找出一条让他们致富的出路。至于富裕的那头，党给政策，任其发展，让他们先富起来，成为农村致富的典范。而贫穷那一头，应由民政部门扶植救济。农民人均收入的科学计算方法，就像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那么，剩下的80%的农民，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女为县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也为县委制定农村政策、引导农民致富找到了出发点。

秋旺执政第一次遇到了挑战，心里没有准备，有点口吃。平日里的骄横和那些损人的歇后语也不知了去向。但他毕竟是女为县历史上第一个由本地人担当的县委书记，并经营了多年，这些坐满会议室的常委和工作人员，都是由他点头上来的。他们在他们面前施威惯了，并不认为这就是霸道，大家的吹捧也被他看作是理所当然。只有眼前这位乳臭未干的蒋公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秋旺压住了火，看了蒋公理一眼，毕竟是省委派来的青年干部，还要给他一点尊重。

秋旺说：看来小蒋同志半年的农村没有白跑，男儿河的水也没有白喝，调查研究虽然还停留于皮毛，但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大伙看看咱大博士蒋副书记的发言怎样？书记的语调露出了嘲讽。

蒋公理环顾着四周，他希望有人站出来支持自己的意见。

十分钟过去了，只有东墙上那块挂表在嗒嗒的节奏分明地响着，所有的常委们都低着头，谁也不愿将目光和这一老一少的书记对视。

秋旺书记抬起左手腕，看了看他那块崭新的“劳力士”，然后掏出手绢，往表面上呵了一口气边擦边说：刘县长，你是一县之长，主管经济工作，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直接涉及到你的工作政绩，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老奸巨猾的秋旺书记将皮球踢给了刘县长。

刘县长和秋旺书记的老家是一个村的，都属牛，比秋书记整整小了一轮。他从省农校毕业后回到养育他的女为县，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是秋书记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多少年来对秋书记、自己的恩人是言听计从，从来没红过脸、顶过嘴，别人都说，女为县的书记和县长是哥俩好，好得就像一个人。双牛拉车，从不顶牛。刘县长对媳妇说，这哪儿是哥俩好啊？弄错辈了，是儿子和老子的关系。

刘县长说话了：秋旺书记的报告写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表



了态。小蒋同志，噢，不，是蒋公理书记的发言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建议秋书记的报告能不能在今后的设想或改革展望里将这些意见表达进去？

刘县长不愿意在蒋公理面前留下一个毫无主见的印象，这样传到省里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不利，他权衡了一下利弊，这才第一次大胆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想法。

秋旺书记没有找到台阶，他瞄了一眼县委办主任，王主任心领神会，立即接过话茬：刘县长的提议很好，只是明天就要开大会了，再动材料的结构，恐怕时间上来不及了。

秋书记说：我看材料就这样定了，正好明天的大会是蒋公理同志主持，会议的最后，他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小蒋同志将你的想法在大会上说一说就行了，散会吧。

女为县三面环山，只有西北口敞开着，拥抱来自塞外的寒风，寒风擦着地皮，长驱直入在男儿河盆地里转了一个圈，男儿河就见了冰碴，两岸所有的村庄都息鼓兵收，没了生机。

县影剧院门前车水马龙，交警忙乱着指挥着车辆，虽然女为县是个穷县，但委办部局、乡镇近百十台各色的小汽车将影剧院广场挤得沟满壕平。

县委常委会昨天的会议内容，在散会半个小时之后，立刻传遍了全县的中层干部，大家都盼着今天的大会，都想听听省里干部讲话的水平，听听博士书记和秋旺书记不同的声音。

上午八点半开会，超出平常，八点钟剧场就坐满了，大家盼着铃声的响起。

秋旺书记在前，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随后，慢条斯理地走上主席台，台下稀拉零落地响起了掌声。

县委副书记蒋公理主持了大会。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主持近千人的大会，心里未免有些紧张，他扭头看了看坐在正中央的秋旺书记，秋书记一脸端正，嘴角上翘，稍稍露出那么一点笑意，眼神从台下第一排开始不停地往后搜索，偶尔还冲着台下面的人轻轻地地点着头。

蒋公理早就听人说过，当领导的为什么总愿意开会，即便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电视电话会议，基层各单位不用老早地就从山里往县城赶，打开电视，往日半天的会，个把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基层的干部都拍手称赞，省里给了这套好的设备，这是最好的扶贫，不然乡镇的一把手，光开会就占去了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可是好景不长，秋旺书记放着这好端端的高科技不用，照旧召集大家到县里来开会。

秋旺书记说了，体现领导风范，展现领导权威，满足领导心理都在这开会上面，上千双眼睛盯住你，不时地为你慷慨激昂的讲话给那么一片掌声，就算是礼节性的，应付性的，机械性的，这当领导的就和那些影视圈里的大腕、名角一样，只有在台上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才能尝到当官的滋味！

秋旺书记还说，这不光是表面上的那么一点风光，如果不是面对面的开会，上下级的情感怎么去培养？不开会就不亲近了，时间长了，就有了陌生感。那高科技是冷血动物嘛！

秋旺书记将会场从前到后溜了一遍，然后示意蒋公理可以开会。

蒋公理不敢脱开王主任事先写好的主持词，他照本宣科地念道：今天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女为县xxx年度经济工作分析会”，会议程序，一是刘县长代表县委、政府对全县经济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二是由农委、二道河子乡、城关镇代表发言；三是请县委秋旺书记做重要讲话。

蒋公理的话音一落，全场就响起了掌声，虽然这是礼节性的，但也是对他第一次大会上露脸给予的尊重或者说欢迎。蒋

公理受宠若惊，连忙站起身来弯腰表示回敬。

秋旺书记见景咳嗽了一声，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显得很严肃，掌声立刻就停了下来。

刘县长开始做报告了，只有十分钟的安静，台下开始了交头接耳。蒋公理怕秋书记怪罪就想制止一下台下的小会，王主任是县委常委，就坐在他的下首，王主任连忙把麦克风头扭到了一边，用嘴努了努主席台的正中央，只见秋旺书记已经闭上眼睛养神了。

蒋公理再看一眼刘县长，他念稿的速度显然加快了，好像小学生在朗诵课文，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他习惯了台下的嗡嗡作响，县长是配角。当然，如果是开政府办公会的时候，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局委的头头们也是恭敬有余，谁敢在下面开小会？那是县长的天地。

刘县长和三个基层单位的发言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蒋公理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听见。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女为县委书记秋旺同志做重要讲话。蒋公理按照主持词上的文字宣读了最后一道会序。

会场立刻安静了下来，几秒钟后响起了掌声，很齐的掌声，好像会前彩排过一样。只见秋旺书记举手向下面挥动了一下，掌声戛然止住。

台上台下所有听会的人都掏出了笔记本，拧开了笔帽，目光聚焦在秋旺书记的脸上。

秋旺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抑扬顿挫。每当会议的情绪开始散漫时，秋书记都会很有分寸地掌握着全场的节奏，将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与会的全县中层干部都已熟悉了这套程序，每一个段落的结束，秋书记都会把最后一句拉长，提高八度，然后等待着会场上的掌声响起。

蒋公理好奇地寻找这里面的规律，秋旺书记做熟了的这一